

棒 棒 女 郎

〔日〕水上勉 著



棒 棒 女 郎

〔日〕水上勉 著

于长江 陈肇斌

胡甦慧 王军彦 译

北 京 出 版 社

飢餓の海峡

水上勉 著

根据日本 1964 年版 译出

棒棒女郎

Bang bang Nü lang

〔日〕 水上勉 著

于长江 陈肇斌

胡甦 王军彦 译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7.75 印张 425,000 字

1990 年 4 月第 1 版 199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950

ISBN 7-200-00845-1/I·151

定 价: 7.90 元

序章 遭难

1

海峡起了巨大的风浪。

如果是平时的话，南面隐约可见远方的、连绵起伏的津轻半岛的群山，从汐首岬的顶端到较远的海面，也会出现像炭块似地漂荡着的点点乌贼渔船的姿影，而今天早晨呢？连一只船也不见了。

大海与天空的颜色一样，满都是耗子皮色。也有一些乌云，好像摊开的黑墨一样。接近中午，汹涌的波涛和低垂的乌云完全遮住了视野。

向岸边涌来的浪头很高。它轰鸣着，像猛兽一般从海港的栈桥扑向混凝土的堤岸。在风中，灰色的浪花夹杂着大粒的雨点。

狂风横吹着暴雨浇注在仓库和起重机停止活动的海港上，市街的屋顶像阶梯一样向山腰伸展，白铁板和招牌发出激烈的响声。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日，函馆港正处于台风即将袭来时的风浪之中。

据当天气象站的预报，上午十一点，通过能登半岛的十号台风略转东南，由关东北部袭击三陆冲。可是，快到中午，札幌气象站和函馆海洋气象站却发出警报说：

“中午过后，风力转强，陆上最大风速为二十米，甚

已达二十五米。海上有二十五米甚至达三十米的强风。整个海区的出海渔船务请注意。明日这股强风减弱，很可能由东转西，移向海上。预计降雨量三十毫米至五十毫米。”

应该下午三点出港的青森一函馆渡轮“层云号”，把它的巨大躯体贴在仿佛要被大浪摧毁的栈桥上，等候起锚。看来已经考虑过不能按时起航的问题。但是，比船班时间约迟五分钟，开船的信号锣声就响起来了。低沉而短促的警笛声把它那凄凉的调子消融到乌云低垂和波浪汹涌的大海里。乍看起来，简直和平日悠然起航的情况一样。谁也没有料到，三十分钟以后竟发生了可怕的大惨案。

“层云号”上共有八百五十六人，包括船长户丸市之助和船员们在内。它离开栈桥以后，从巴字形的半岛的尖端驶出港湾，按照平日的航线奔向大海。然而，转瞬之间就遇到了强风，船身大大摇晃了起来。

一般情况下，在津轻海峡，冬季的风速达到二十米至二十五米左右是不足为奇的。船长掉以轻心，认为这么大的风不会发生危险。虽然从天空的模样和海浪的大小来看，可以想到会有相当大的风暴，但气象站的预报往往是不准确的。因此，渡轮停航的情况一向很少。另外也考虑到把船停泊在波浪猛冲的栈桥，船身会因与岸壁来回撞击而损坏。他认为有驶往海面的必要。在船长的命令下，“层云号”不顾停港待避的惯例，向海上开出去了。

刚刚驶出，风速便极度增大了。远远超出气象站预报的三十米，竟达到了四十米；十几分钟以后，刮起了五十米的暴风。船体大大倾斜，在这种情况下，估计航行已经不可能了。一度要开到海上的船长，竟然又下令停航，立即入港待避。但在刚一掉转船头的瞬间，大浪便从船尾那边劈头盖脑地打了下

来。顿时大难临头了。下午三点二十分，船长命令所有乘客套上救生圈，并发出呼救的信号。

函馆海上保安部立即派出“奥尻”、“十胜”、“北见”等三艘巡逻艇前往抢救。但是，在三千吨大船“层云号”剧烈摇晃着的海面上，波浪翻滚，根本就无法靠拢。风和雨好像在嘲弄巡逻艇的焦急心情，更加猛吹猛打起来。“层云号”的黑色船体上方是两层的客舱，白壁嵌着舷窗，排列得十分好看。在一瞬间，这艘渡轮横卧下去，发出呼救信号还不到十分钟，就沉没到波涛里了。

翻转过来的船腹好像鲸鱼的脊背，在向耗子皮色的、掀起巨浪的大海里沉没之前，还有一段时间见到它的踪影；但是，刚一听到震天动地的惨叫和呐喊声时，转眼之间，乘客们就像一群黑蚂蚁似地被袭来的狂涛吞没了。

没有一个人从陆地上亲眼看到这一幕在刹那之间发生的惨绝人寰的情景。

2

这次沉没被称为海难史上空前未有的一次大惨案。五小时以后，台风离开了函馆的上空。接着是一个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的寂静的夜晚。熬过噩梦般的一夜，到了黎明时分，从海港栈桥向只剩下波浪起伏的海面上望去，“层云号”横卧在水面，原来就在眼前。前往进行抢救的巡逻艇，由于依然受冲击过来的波浪的阻碍，无法开展工作，在那里一筹莫展。

波浪像推送树叶一般把一些死尸涌上了函馆西北沿着港口的岩石海岸上。

根据报纸的记载，死者四百二十人，下落不明者一百一十二人，生存者三百二十四人。重大事故的原因是大浪从船尾冲

上去，海水相继灌入载货车的甲板、机房的门以及其它开口部分，发电机首先失灵。因此，船上的灯全部熄灭，通讯也不能了。根据游到岸上的生存者所述来判断，正在开动的机器由于全部浸进海水而失灵，特别是因为冲断约束货车的绳索，结果车辆倾覆，使船体失去重心，一下子便横卧下去了。

二十一日，函馆市由于收容遇难者以及他们家属的来临而乱成一团。特别是在七重浜、久根别和上矶的海岸上，惨绝人寰，真是目不忍睹。家属抱着死尸嚎啕大哭，漂到岸上的人们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他们抓着救生艇或是船只的一端，放声惨叫。

市内旅馆和栈桥车站的候车室早已变成了伤员和尸体的收容场所。由于担心亲人的安危而赶来的家属们挤满了港口附近的所有旅店。

就在这个二十一日的正午，有三个年轻人由距混乱的函馆市约十五公里叫做矢不木的海滨村落出发，沿着茂别山的国家公路，向东方走去。

这三个男子都穿着复员的军装。三个人的肩上都挎着同样的杂物包，脚上穿着高靰皮鞋，一看就知道是陆军卖给民间的东西。甚至除了一个袋子而外，两手空空什么也不拿的姿态，三个人也一模一样。

其中一个人十分魁梧。身高将近六尺。脸被太阳晒成红铜色，下巴颏儿比别人大得多。从耳朵底下直到面颊，长着浓密的连毛胡子，是个膀大腰圆的汉子。看样子，这三个人是最近一直驻在国外或者是由国内部队刚刚复员的人。在大汉子两旁走着的两个人，一个又矮又瘦，另一个中等身材，不胖不瘦。由于大汉子相当魁梧，在他两侧两个人自然就显得干瘪了。不知为什么，大汉以外的那两个人面色发青，低着头走

路。

矢不木海滨的道路是国家公路，相当宽。道路两旁是田地。从市渡村出来再走一个小时，就到达通向木古内的铁路线。三个人沿着铁路线，朝着函馆方向默不作声地走着。

台风过后，原野是清澄的。在三个男人走路的背后，远方很清楚地浮现出桂岳的山峰，左边可以看到灰色的茂密的群山。

三个人进了矢不木村，来到挂着“砧”字招牌的卖玉米的铺子面前，停了下来。他们互相看了一眼，拉开这家商店的沾满灰尘的玻璃门走了进去。时间是下午一点钟左右。

“砧”的老板平岛兼吉看到这三个满头大汗、满脸尘土的男子，吃了一惊。三个人都一声不响地在木椅子上坐下来。平岛兼吉开的商店是临街的，因此，他对素不相识的客人已经习以为常。为了问那三个男子要什么，他打个招呼，站在那里。那三个人在房间的角落里嘁嘁喳喳地嘀咕什么，每人要了两根玉米。好像肚子饿了，三个人都绷着脸，并不怎么闲聊。

站在铺子门前、正在取下遮阳布棚的平岛的妻子定子，斜着眼看那三个人。这时，瘦子神经过敏地把头低了下去。平岛凭着直觉，猜出这三个人是从市渡村那边走来的。他对这三个人说：

“太惨啦，沉没的船里还有几百具上西天的人呐。听说巡逻艇从早晨就想靠近那只船，可是毫无办法。死了大批的人，函馆乱成一团了！”

三个人的视线一齐集中到秃顶的平岛兼吉的脸上，眼睛瞪得溜圆。这几个年青人好像还不知道“层云号”的沉没。可见他们是步行而来的，连报纸都没有看。平岛兴致勃勃地详细讲述了昨天发生的事故。

“你们几位真是无忧无虑的人呵，这么大的事情都不知

道。”

平岛说着笑了。这时，那个又瘦又小、面色苍白的人问道：

“尸体还漂在海面上吗？”

“是啊。您瞧，船上有八百多个人呐！只有三百来人游上岸来，其他全都上西天了。”

大下巴的男子睁大了眼睛。他把正在啃的老玉米慢慢放在盘子里问道：

“是渡轮吗？”

“当然是啦。听说船上有两位协民党的国会议员，还有札幌市政府的四位大人物，大概全死了。”

三个人又相互对看着。从眼神可以看出，他们对这次沉船事故是异常关心的。但是，他们好像有急事。

“大爷，多少钱啊？”

又瘦又小的男子问过价钱，就站起身来，接着另外两个人也站起来了。三个人各自从衣袋里掏出六元钱，平岛兼吉一共收了他们十八元钱。三个人离开铺子以后，就消失在烈日当空的矢不木村的房屋后面了。

3

设在函馆警察局内的善后处理总部，终日忙于收容遇难者和把尸体交给认领人的工作。把沉没的船拖到栈桥前，又从里边抬出尸体。这时，市内的临时收容所已经不够用了，不得不在七重浜设立特别的死尸收容所。警察把每具尸体一一让家属们认证，核对乘客名册，迅速处理。设在市区新川町的集体慰灵堂从早晨起就焚香祭典，烟雾弥漫，缭绕天空。

事故的处理可以说是困难已极。高级海难法庭命令函馆海难法庭进行认真调查。他们对户丸船长采取的措施表示极大的

关注。气象站的预报没有失误吗？船长的措施与气象站的预报符合吗？围绕着在那次风暴中的起航，当然是进行了讨论。除了这些法律上的处理以外，警察总部也召开了事件处理的综合会议。这是九月二十二日的事情。在这次会议上，函馆警察局搜查一科工作人员、四十二岁的警长弓坂吉太郎作了如下的发言，很引人注目。

“据报告，死者五百三十二人，其中七里浜二百八十二人，船内一百零五人，海湾内一百四十五人。根据乘客名册和死者家属的认领，所有死者应该全部被领走，但是，直到今天，还剩下三具尸体无人认领有点奇怪。其中一人，按照名册，可能是旭川郊区的冈岛秀次先生，现在正在联系……在救护的船员中，有曾经负责乘客工作的小松茂行先生，根据他的证词，二十日的乘船者总数是八百五十六人。这个数字与小松先生登记的乘客名册是一致的。奇怪的是死尸数字比乘船人数字多了两个，令人难以解释。小松先生说，按照船长的指示，名册以外的乘客是严加取缔的……这两具尸体成为多出来的了。是有偷渡的人呢，还是……，必须研究这两具尸体无人认领的原因。我有点莫名其妙。”

弓坂警长的发言使那间在夕照中闷热异常的警察办公室陷于奇妙的气氛之中。的确，不能不说是奇怪。竟然多出两具尸体。

4

负责的警官们凝视一番弓坂那张下颚狭小、绷得很紧的脸，然后互相地纷纷议论起来。

“他提出的问题真莫名其妙……”

大家的脸上露出对警长在这次会议上又犯钻牛角尖的老毛病表示惊异的神情，其中也夹杂着苦笑的成分。

“弓坂先生！”

札幌警察局列席会议的一个年岁相仿的警长，在函馆警察局长的身旁开口了。

“你说有多余的尸体，这种说法听起来有点令人莫名其妙。我问过负责乘客的工作人员，他说，过去常有一些小贩在快要开船的时候跑上来。由于他们苦苦央求，不在名册上登记就让他们乘船的情况也是有的。关于这一点，你已经仔细调查过了吧。”

“当然，这一点已经调查过了。”

弓坂吉太郎好像生气似地噘起厚嘴唇说。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至今还没人前来认领……不久前长崎总裁到这里来时，国营铁路公司当局决定对每一个死者发给一万八千日元左右的抚恤金。这一点在报纸上也发表了，如果说认领尸体是为钱而来，也许不大合适，但是，即使是路远的人，也必然前来询问。然而，偏偏有三具尸体谁也不来认领。乘船人总共八百五十六人，其中死者是五百三十二人，与名册尚未核对清楚的遇难者现在只剩下旭川市的冈岛秀次先生一个人，此人二十七岁，据说是矿山工作人员……只要家属从旭川前来，认领只是时间问题而已。不过，我们虽然给旭川警察局也去了信，说明情况，却不知什么缘故，至今没有答复。冈岛先生的事，我想早晚总会解决的。也就是说，另外两具尸体是难以处理的。死尸无人认领，真是咄咄怪事。”

“乘客名册确实没有遗漏吗？”

“没有。证据是这样：国营铁路公司根据乘客名册同所有的遇难者家属都联系过了，而且全都有答复。在遇难家属会

童

也谈到这一点，只剩下三具死尸没有与家属对面……”

“果真没有乘客名册以外的乘客吗？”

札幌的警长说，扭歪了他那浅黑色的脸。

“十有八九没错。在海上，巡逻艇已经打捞过了，而且动员附近的五十只渔船去收尸体。我觉得，可以认为哪里也找不到尸体了。只是多出来两具尸体，我感到不可理解。”

一个削瘦的、身穿蓝色西装的与会市政府官员，这时也开口了。

“弓坂先生，如果真是这样，市政府已经决定修建永久性慰灵塔的方案，打算把死者合葬在一起。”

弓坂一脸怒气，凝视着那个家伙。

“我现在所谈的，并不是慰灵的问题。我是在请教如何处理身分不明的尸体。”

“我很理解。”

这时，函馆警察局长放开了交叉在胸前的两只胳膊说。

“弓坂君，你的话有一定道理。就请你负责调查那两具尸体的身分。在乘船管理工作上无差错，现在应该向国营铁路公司问个清楚，这一点很重要。社会上也有一些人若有其事似地说渡轮卖黑船票。我认为对名册里没有登记的人的尸体不能马马虎虎处理。”

局长手抚着下巴颏，扫视了一下全体到会的人。

“乘客名册是国营铁路公司只为渡轮规定实行的东西。规定登记乘客，正是为了会发生像这一次的沉船事故。如果连重要的名册都是虚假的东西，我们今后在防范的问题上就不能再去相信这个名册了。渡轮当局必须表示明确的态度。”

“当然是。”

弓坂吉太郎说着，脸上显示出得意的神情。

“万一名册上漏掉一个罪犯的名字，那就不得了啦。因为他

可以不费吹灰之力逃到内地……从地区来说，我们这里是北海道的门户，因此与札幌那位先生不同，考虑问题很敏感。”

大家听了弓坂的兴奋口调，都把眉头一皱。札幌的警长马上说：

“弓坂先生，照你讲，是有指名追捕的罪犯啦？”

弓坂吉太郎的脸上显示出恼怒的样子。但他没有发作，过了一会儿才说：

“不，我们并没有得到这种通知，也没有发生案件。我只是担心万一的场合。我并没有完全肯定两具尸体会永远身分不明。我相信一定会有人来领取的。因为我是干这一行的，所以想的多了些。因为船上没有载运的两具尸体混到乘客里边。这也很有可能是在大海里突然迷失方向混在一起的。你们不认为是可怕的事情吗？”

“明白了，明白了。”

札幌的警长微笑着，好像已经领会了似地说。这时，他虽然轻轻地向弓坂投以讽刺的目光，但是连他本人也似乎感到有点值得注意了。他的眼角里闪出光亮。

“的确，弓坂警长的怀疑是有道理的。我回到札幌以后，关于这两具尸体的认领者问题，要向管辖区内发出通知。首先要请函馆警察局长向北海道各警察局分发死尸的照片，大力号召人们前来认领。当然也要请本州邻近县的警察协助。”

札幌的警长朝着弓坂微笑了。

这只不过是会议桌上随便说说罢了。除了一个负责官员而外，并没有人十分关心地进行考虑。由于“层云号”沉没事故引起的其他事情的善后处理问题，可以说依然堆积如山。如果说有人对这两具尸体抱有某种看法的话，只不过是弓坂吉太郎一个人而已。不过，就连他本人，尽管在这次会议席上提出职务上的意见，也并没有坚定的信心。

在函馆警察局会议结束的傍晚时分，弓坂警长到七重浜的尸体收容所去看了看。那里还应该放着三具青年人的尸体。

临时充作尸体收容所的海员培训所和幼儿园里的尸体都有人前来认领，而且已经火化，送到慰灵堂去了。只有三具仍然在海滨的帐篷下面躺着。弓坂走到那里，见到一个戴有善后处理总部袖章的工作人员。

“还没有人来认领。”

他冻得直搓手。帐篷里香烟缭绕，不知是谁送来的白色的小菊花束，每具尸体脚前摆了一束。

“旭川的冈岛先生可能就是这一具。听说只有二十七岁，身穿的西装也好像是公司的职员……”

弓坂想那个工作人员的话可能是对的，他挨着个仔细看了盖在草席下边的三具尸体的面部。

“由你负责处理这些尸体……”

局长的话萦回脑际，死尸的臭气扑鼻。附近渔民家里晒的乌鱼干味也冲到帐篷里来，因此，奇异的臭气呛得弓坂喘不过气来。

“让我看看面部。”

那个工作人员捂着鼻子掀开了草席。

尸体一个是瘦小的男子，一个是身体适中的圆脸的男子。两个人都穿着同样的陆军复员服装，都披散着头发。瘦子也好，中等身材的也好，两个人从头到前额血迹斑斑，有相当大的裂伤。伤口沾着沙子。大概是在漂浮海面的时候，被船具之类的东西撞坏的。

“好像死得很冤枉。”

那个工作人员说了这么一句，又把草席盖上了。两具尸体都有点遗恨的表情。他们都微微地睁着眼睛，望着沾着海藻的薄薄上唇。

以遇难者家属身分、协民国国会议员黑川信一郎夫人季子为首，成立了“层云号”轮遇难者家属会。十月四日，在新川町的慰灵堂举行了集体追悼会。这一天，函馆市重新缅怀不幸遇难的人们，连小学生都停课服丧。被称为本世纪可怕的大惨案的悲惨事故，也顺利地举行过葬礼，人们感到事情已经基本结束了。函馆警察局也把前来协助的消防队员全部撤走，恢复了原来的安静局面。只有搜查一科的弓坂吉太郎依然带着不大痛快的心情在警察局的廊子里走着。

“你负责的那三具尸体究竟怎样了？”

同事这么一问，弓坂翘起他的下巴，很不满意似地回答说：

“一具呢，旭川来人领取，已经解决了。只有两具无人来认领。”

“那两具尸体怎么处理啦？”

“放在那里是要腐烂的，已经得到局长批准，请市政府埋葬了。”

弓坂目光锐利地看了一下同事的面孔，然后说：

“没火化就埋啦。因为我总感到早晚总会有人冒出来领取那两具尸体的。可能是一种慰藉吧，我没有叫人火葬，因为在久根别的寺院里有土葬的坟地，我就把他们埋起来了。”

“嘿！”

同事以一种感到奇妙的神情看着弓坂的脸。

“这有什么。作为亲人来考虑，当然想看一下死去的孩子的面孔啦。要是土葬的话，就会觉得好像睡在那里似的。并不是要掘开土，故意给人看那腐烂的脸。只不过有人来找时，要告诉他的亲人安息在这里而已。”

弓坂警长感慨无量地说完这些话以后，又加了如下几句：
“这两个尸体也发抚恤金了。虽然钱数很少，我把它交给华严寺的和尚，作为长久供佛费用了。”

“哼！”

同事鼓起鼻孔，用惊异的目光瞅着弓坂的板着的面孔。

“葬在无人祭祀的坟地了吧？”

“是的。是无人祭祀的死者。”

弓坂警长这样安顿了两具尸体，也可以说是安顿了自己的心灵。不过在他的内心深处，依然隐隐地郁积着好像苦水似的东西。

一到十月末，北海道就听到了冬天的脚步声。弓坂因公常常从七重浜走到久根别那边去。虽然从叶子凋落的树木中间可以望见埋葬两具尸体的华严寺的用杉树皮修葺、粗糙的大殿的屋顶，但这位警长从来没有去凭吊那无人祭祀的死者。

市民们很快就忘掉了“层云号”事故的恐怖情景。新川町的慰灵塔也刮来了秋风。据传在年终大选中，家属会长黑川季子女士成为代表协民党的候选人。

弓坂住在函馆市附近的高台町的机关宿舍里。每当他望着那尽收眼底的冬季的津轻海峡，心里就突然想起那两具头部带伤的尸体来。

在这种时候，海峡里总是黑浪翻滚着。

目 录

序 章	遭 难	1
第 一 章	开 端	14
第 二 章	出 狱 者	39
第 三 章	死 港	59
第 四 章	汤野川	84
第 五 章	消失了的船	104
第 六 章	岩幌与函馆之间	123
第 七 章	黑色房子	144
第 八 章	下北的女人们	165
第 九 章	在富贵屋	187
第 十 章	破 绽	207
第十一章	花街柳巷	226
第十二章	岁月如梭	245
第十三章	灭顶之灾	265
第十四章	死 尸	290
第十五章	疑窦丛生	310
第十六章	海峡旧事	328
第十七章	障碍重重	350
第十八章	针锋相对	367
第十九章	栗田湾的船	386
第二十章	在荒废的家	403
第二十一章	绢 袋	419